

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敞开大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透视

随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放开，我国油气体制迎来了“里程碑”式重大改革。在当前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走高的情况下，加大开采力度是保障能源安全，提升供应能力的有效手段。因而，放开准入限制将释放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活力，有利于构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保障体系——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取消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限制，并将于7月30日施行。这意味着，石油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将向外资和民企敞开大门。

早在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显示，今年拟放开油气勘探开采准入限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油气勘探开采力度。

种种信号表明，石油天然气行业上游将对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正迎来“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开放合作带来机遇

“真没想到对外资开放勘探开发来得这么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董秀成坦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开放，符合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本轮油气体制改革始于2017年。当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非常规油气勘探开采。

但长期以来，国内仅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等少数国有石油公司具有这一资质，其他资本进入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存在障碍。

当前，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放开两头，管住中间”。两头是指油气上游，即勘探开发和下游炼油化工销售等，中间则是指油气运输、储备、接收等。

董秀成表示，我国以往油气体制改革总体以下游开放为主，包括炼油产业开放、对外贸易逐渐放松管制，以及成品油批发、仓储和零售等业务的开放。由于油气上游涉及国家油气资源和矿业权，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我国一直持谨慎态度。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次开放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具有里程碑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准入限制，以往

国和消费国。继2017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后，2018年我国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我国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提高我国能源安全和资源保障能力迫在眉睫。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4.4亿吨，同比增长11%，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69.8%；天然气进口量125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1.7%，对外依存度升至45.3%。

因此，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强化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构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保障体系。

董秀成表示，长期以来，少数几家国有企业享有油气勘探开发权，市场竞争主体少，易造成竞争不足、开发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扩大开放可以在提高勘探开发效率的同时，增加我国油气资源储量，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油气自给率。”

不得不说，美国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快页岩气开发，为全球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引入市场机制做了很好的示范。以往，外资企业在我国开展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业务，必须采取同国有石油公司合作的方式。如鄂尔多斯的致密气开发项目有道达尔参与，渤海海上油田项目有康菲石油参与等。林伯强表示，目前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领域引入外资，可以先从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因为在非常规油气上，国外技术比较强，可以先引进技术提升国内勘探开发的技术水平。

市场格局将迎来改变

“目前来说，政策短期内暂时不会触动油气上游勘探开发的基本格局。但长期影响深远，将对国内油气市场格局和

市场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董秀成表示，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下一步需要细化相关措施，及时修订现行法律法规。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在我国，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4大国有石油公司享有油气勘探开发的资质。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统一由中海油负责，中海油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区内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中石油、中石化负责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经营业务；在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区域内享有与外国企业合作开展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的专营权。

同时，业内人士表示，外资和民营企业要参与国内油气勘探开发，需要建立油气区块的竞争性出让、流转及退出机制。但长期以来，国内油气领域勘探开发的主体较少，区块退出和流转机制不健全，竞争性还不够。

目前，这一领域的政策措施也正在完善之中。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完善竞争出让方式和程序，制定实施更为严格的区块退出管理办法和更为便捷合理的区块流转管理办法。

有关专家认为，油气勘探开发是一个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准入放开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考验。油气勘探开发周期较长，需要有“放长线”的耐心，投资后短期内取得效益的可能性很小。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机器翻译“走红”凭实力

市场瞭望

近日，第四届机器翻译论坛在杭州召开，与会者分享了机器翻译前沿的研究和应用成果，探讨机器翻译技术发展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和翻译的融合又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语言服务市场潜力很大，机器翻译更是市场上的“红人”，2018年机器在线翻译量每日高达8000亿至1亿万个词语。同时，我国机器翻译市场需求与日俱增，主要集中于企业用户，涉及石化、机电、交通运输、金融、旅游等多个垂直领域。“传统翻译服务模式为劳动密集型，机器翻译则在前期就辅助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提高了效率。”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服务商“新译科技”首席执行官田亮说。

田亮认为，目前机器翻译的前沿应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机器翻译模式进展迅速，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翻译模型准确度不断提升，已带给专业译员至少30%的效率提升；其次，交互式机器翻译概念开始被业界接受，人机协作模式正加速落地；第三，语音翻译应用越来越多，从翻译机到翻译耳机，再到各类智能机器人都是语音翻译的相关应用。语音翻译模式也由原先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语音合成“三部曲”，升级至“语音—语音”训练模式。

“这三类应用展现出人工智能和翻译产业融合的独特魅力。机器翻译，本质上属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技术进步需要产业界和学术界不断研究攻关，这一过程也会将人工智能的语言识别能力提升到更高层次。”田亮说。

不过，有些问题也亟待解决。课堂派首席运营官、DD翻译官独立董事刘昊认为：“很多产业对接人工智能的前提是实现了标准化和数据化，但语言很难做到标准化。”刘昊说，在机器思维里，语言的复杂多变性，导致难以实现标准化和一致性。因此，人工智能介入翻译产业比较简单，但做好做精却很不易。

最常见的瓶颈是语言歧义性。田亮举了个例子：“若让机器翻译如下句子，机器根本无法准确翻译。比如，‘你刚才是说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田亮认为，机器翻译还会出现遗漏翻译和过度翻译，虽然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做到百分之百纠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授王毅认为，在日常交流和科技领域，机器翻译会以便捷和高效得到广泛应用，但在人文领域翻译中，人脑对特定语境中语言文字的把握对机器来讲很难逾越。“所以不难看出，机器翻译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需要新的算法和语义层面的综合性突破，促进机器翻译产品的迭代和产业全面升级。”田亮说。

产业一线

吉林白城累计投资达2000亿元——

黑土地上造“氢谷”

本报记者 李己平

7月9日，吉林省白城市委、白城市人民政府主办首届“中国北方氢谷”产业发展高端交流会，签署系列项目协议，标志着吉林省“推动能源革命，打造北方氢谷”的氢能源战略已起步。

吉林省白城市以风电和太阳能新能源电解水制氢为主要技术路线，延伸打造制氢、储氢、运氢、用氢全产业链，从生产到应用，整个过程都是零排放、零污染，而且具有成本更低，与化石能源比有更大经济优势。

白城市市长李明伟介绍说，白城市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等清洁能源优势，从去年4月份起谋划打造“中国北方氢谷”，并编制了《白城市新能源与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了未来15年在新能源电力开发、氢能生产、氢能储运、氢能利用等领域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经济性指标。

据悉，白城是吉林省风电开发最早的地区，是全国首批千万千瓦风电基地、东北唯一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目前，全市满负荷发电可达200亿千瓦时，2018年发电140亿千瓦时，本地消纳仅为48亿千瓦时，90多亿千瓦时电量外送，还有60亿千瓦时的产能尚未释放。

当前，氢在市场中主要应用于汽车产业，范围相对狭窄，氢能源汽车等都是地方标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产业政策。据了解，白城市已经与长春市合作，借助中国一汽集团公司解放汽车制造优势，合力打造“白城—长春”吉林西部氢能走廊，沿长白高速公路布局加氢站，开通氢能大巴车专线、城市公交，开展氢能车辆示范运营，进而建设氢能高速路、氢能服务区、氢能特色镇，促进氢能基础设施与燃料电池汽车协调发展，辐射并带动全省氢能汽车产业发展，预计到2035年氢能汽车产能将达到10万辆。

现阶段，白城从氢气制、储、运、用到氢能装备、氢燃料电池及整车生产，正在做好全产业链项目的招商布局工作。按照氢能产业发展规划，白城市到2035年累计投资达2000亿元，风电装机2000万千瓦、光伏装机1500万千瓦，年制氢能力将达到百万吨级，产值近2000亿元，创造就业机会50000人以上，引领氢能商业化、规模化发展和应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与氢能区域产业集群。

以国企为主导，多种主体参与——

油气企业如何实现共赢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行业观察

□ 油气资源上游勘探开发要以国企为主导，多种主体参与，吸引更多中小企业参与，有利于培育一批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 国有企业应该在技术上给予民营企业充分支持。同时，必须在国内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

发，通过充分竞争降低成本、突破技术。

长期以来，油气勘探开采由于涉及国家能源安全，一直由国有企业掌握主导权，民营企业在勘探中的占比微乎其微。

勘探资料不能共享，也是油气体制改革的一大障碍。目前，勘探资料由勘探主体保存，没有上交国家，导致很多企业收集不到资料。国家应该推进资料共享，降低中小企业的勘探风险。”原石油部物探局副局长柴桂林说。

“国有企业应该在技术上给予民营企业充分支持。”柴桂林表示，油气行业的门槛本身很高，中小企业面临资金、技

术等各方面短板。国有企业应该到条件复杂的地区开展技术攻关，适当让出优质区块，给民营企业一定的生存空间。

从短期来看，我国“煤多、油少、缺气”的能源现状仍将维持。如何促进国内油气资源多元化开发，提升新形势下能源安全已经非常急迫。业内专家认为，必须在国内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

“油气领域开放的大趋势无法逆转。”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认为，首先要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其次，把国企做优做强，带动整个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再次，改革油气领域

现有的税制、税种、税率等，以支持中小油气企业，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最后，认真研究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的协调发展问题。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丁志敏表示，油气上游产业集中度过高，主体少投入少，油气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培育上游多元主体，形成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市场格局。“油气上游既要有‘航空母舰’，也要有‘驱逐舰’，还要有‘小船’。未来招标时，建议拿出优质区块，向社会资本开放，最终通过竞争降低油气成本，实现行业良性发展。”丁志敏说。

中能页岩气公司总经理龚大建建议，由于涉及勘探风险和难度，目前国家对于新层位页岩气勘探开发的补贴不应减少，反而应该增加。同时，在设立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时，应兼顾有潜力有创新力的民营企业。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